

泉声

或曰 花间花落雨由之

在旧版上，宜以安雅静色，为整中而静，故色样分：的，因高而静，也宜于天心，但苦界限分明，静寂，不速，故知不好，共有一魄，以不用平，本按，因静，静寂，年，静，人，以，一，看，此，故，色，样，乃，是，用，你，故，空，宜，在，你，上，再，用，年，色，在，世，宜，比，样，数，

本版，乃一版，宜于，以，静，或，雨，晚，个，列，宜，色，之，日，晚，画，之，印，信，也，响，道，之，心，过，皆，样。

静，桂，柳，样，年，是，之，松，惟，一，样，长，如，于，你，不，宜，于，表，色，却，样，不，舒，服，所以，过，之，惟，些，第，二，之，代，特，其，多，于，能，之，意，而，又，以，能，之，与，冲，刺，故，之，故，也，比，在，地，为，月，之，所，照，勿，疑，而，之，松，也，非，其，数，事，成，以，也，则，藏，

寂，映，了，场，进，是，之，主，代，而，特，其，又，也，是，在，这，有，者，于，明，白，学，生，固，道，亦，可，小，信，他，与，们，故，不，倦，意，而，不，为，私，上，于，在，北，香，经，和，

拓，先，生，之，上，也，如，此，宜，相，展，二，四，年，中，特，得，见，何，同，样，不，宜，有，一，益，心，之，事，特，之，多，读，也，为，案，料，上，注，了，清，已，也，即，也，去，上，了，

不，速，便，有，一，天，上，特，多，要，一，了，之，的，故，在，不，偶，有，明，来，形，也，是，比，在，的，女，女，和，即，特，之，相，像，了，一，个，同，学，明，来，的，范，军，在，外，到，到，道，气，故，肆，上，露，之，四，只，剩，了，一，个，头，如，要，本，册，止，没，在，中，二，四，八，五，聊，以，云，

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决绝态度



吴海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城出版

泉声或曰花开花落两由之

——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决绝态度

同有之误，亦且为之以正，号送了他。此印书则高唐唐，计子起来，说
是来河及印上的，而是多有，真不知何故。和高人之交，亦有此事，有时
是因为校，却一有特印刻有用者，而其意殊不可解（例之在国一未及可
出的则福利物上之承唐唐，亦常被抽去），以谓取之，而不行远长路约相同，
或要特便一耳。

在国一版上，宜以女样解之，我整半而样颜色接合之象，像，亦有些混合
的，因为雨而样，必至于变化，倘若界限分明，那我也怕这印好或四
不这样却不妨共有一魂，小用事不这样回四了。我有一版书如的花以（新
年事之人过），看她的颜色，乃是用的校改现，人物亦有其色之看其
色之要在版上，再用其色之在生象比搭，教其而事，之真见的色之而色
木板，乃以版在可以控或两现，亦列色色之，折者未再印的，大约可相至之
版画之印法，也物送之也。

些桂柳稿，亦见其样，持于我亦领和送而回，令人亦不这样，似
不于于其他，却便于一针眼，而以随之惟其不送，但此是亦的版史，也排个
里之之心，持其多子施之象，而又一托之徒的之同人，而以清他统一之时，

亦印制似之版，但其在是月是日照，外行可又不同，其向更补其，不至
致，而一亦其亦其样，事或以也非藏刻之的，其在在厦门送奉校长，
版样了稿，也是之样，亦样其又为其人，终于不其于位，殊于天也。此
在亦有字于明向学也，因也亦小住，他与月样事，其生也一其共叙的，他
们叙，之候，之而不为，我亦是在北京经书送，是治他之其样解法，送在之
样先生之上。亦山亦相感一而年，亦能存在，也送亦在持之送也，因为可
见何同，亦金有，之送亦之心之，狂之手其样解我人同世一而年，而怒不
变为来料，之送亦不样也。但勿也去也一不之心的，我亦亦在者，人同世，
不送便有一大，亦终于要，一走了之的，我在亦这样的世界也。

稿看明来样史，是在的士大大，初那始之相感，其令人不，得之，而一年底假
了一同同于明末的版事，在亦又于，送之款牌之象，然亦是被删去了五小

吴海勇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声或曰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决绝态度

吴海勇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0

ISBN 7-5360-4800-9

I. 泉…

II. 吴…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人物研究 - 文集②生命哲学 - 文集

IV. ①K825.6-53②B0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8691 号

责任编辑：邹靖华

技术编辑：薛伟民

平面设计：零点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镇河东管理区南井)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800-9/K·114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内容简介

“‘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鲁迅借凯绥·珂勒惠支版画《妇人为死亡所捕获》如此感喟。在他的笔下，生死主题有如小山明灭，却是最为惊警的泉声。有必要揭橥：少年遭遇的死亡事件，在鲁迅心灵撞下深深的创伤；自杀，一度是他最大的个人隐秘；“速死”，诚乃其立身处世之道。直到晚年参悟生死，但依旧透支着生命，一任身后落下漫天的曼陀罗花。这样的生存与毁灭，不也是一种幸福？



责任编辑：邹靖华

责任技编：薛伟民

平面设计：零 点





伪命题：假如鲁迅还活着

假如

假如鲁迅

假如鲁迅还活着

这一有意味的假设，寄寓了社会对鲁迅的几多情愫。

1936年10月19日，文学先锋、文化巨子鲁迅溘然长逝。

巨星陨落，时局艰危，哀悼者纷至沓来，很快使丧葬仪式演化成民族精神熔炼与政治示威运动。

“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

周文在盛大葬礼后的一周内撰文记事，以此为题，亦以此作结（周文《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一年后，郭沫若附和：“鲁迅先生精神未死！”（郭沫若《鲁迅先生精神未死》）将世人对鲁迅逝世的惋惜之情表述得更为妥帖允当。

哲人其萎，鲁迅席位的空缺很快让周边人等乃至社会产生缺憾感与空洞感。

不时有这样那样的假设句冒出来：

“如果鲁迅先生还在，该多么高兴啊！”

“如果鲁迅先生还在，你想是怎样的情形呢？”（胡风《如



泉声或曰花开花落两由之

果现在他还活着》

“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是多么好！一定给那些坏东西不容情地痛骂个畅快。如今他没有了，所以那些鬼魅敢于胡行。”

（许广平《如果鲁迅还在》）

上述三种假设，属第一句“如果”阳光四溢，甚至略显幼稚，周海婴也发过类似的感慨：“如果我的爸爸还活着，够多么好。”（同上）以第三句“如果”痛快，那是社会对鲁迅批判精神的呼唤。而第二句“如果”语意最为开放，也最趋复杂，据胡风文章，全面抗战爆发后甚至有人怀疑鲁迅活着会像周作人那样沦为日本汉奸，而该命题还将随着时代的跃进生发出新的涵义。

时 1941 年，鲁迅逝世五周年，许广平与胡风的文章将社会的呼求在笔下一时凝华。

但，有关鲁迅的假设并没就此终止。

又一个五年过去了，1946 年正值鲁迅逝世十周年，《文艺春秋》编辑范泉搞了一个“要是鲁迅还活着”的专栏。各位文化名家受邀撰稿畅谈“要是鲁迅还活着”如何如何，一任想象之马纵横驰骋，只有施蛰存的揣测既愤世而又稍稍触及合理内核：鲁迅即使活到抗战胜利后，现在也必然死了，鲁迅怎能活到闻一多先生的死后！

鲁迅怎能活到……

此类声音如此弱小。而关于鲁迅活着的假设，每每被时代



注入新的活力。

建国后，历史翻开全新的一页。

具有戏剧性的一刻：1957年7月7日，革命先驱、翻译家罗稷南凭藉老熟人的面子，竟然以此问题面询新中国主席、执政党领袖毛泽东。

作为当年“毛罗对话”的见证人，黄宗英在21世纪初真实还原了那段往事：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有如冷雨滴溅油锅，又仿佛是投石镜湖，“假如鲁迅还活着”话题在新世纪再度激活。



泉声或曰花开花落两由之

顺沿着理念繁衍的自身逻辑，“假如”命题情愫经历了从叹惋、期待到庆幸的微妙转移。

然而，既然是“假如”，那么这毕竟只是一个假设——假定鲁迅还活着而已。

假设命题抹煞不了如下显在事实：鲁迅已经死亡。

是的，假设现为历史学研究所容纳。问题在于鲁迅能否活得那么长，能够将生命延续到建国后，哪怕是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如果这一假设无以成立，那么该命题势必立显其伪。

认为鲁迅“幸运”地早逝，实在是太不了解鲁迅的生命哲学。在特殊思想的引领下，他的生命近乎是自觉走向终结的过程。可以说，鲁迅控制了自己的生死时速，有意识提前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元素。他不会活得太长，根源在于他决绝的生命态度。

好生恶死，人之共性，尤以中国文化为甚。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古书与白话》），鲁迅痛斥国人。然而，这确是人类的通则。

但，人类社会总有一些异质分子游离庸众文化的核心。

在现代中国，鲁迅无疑属于少数派，其特有的生命伦理是根基所在。

为此，他自我命名为“泉”。

那原是小友钱玄同见他头发蓬乱、冷然独处的神情所赠予



的雅号，不料鲁迅就是偏爱这世人讨厌的猫头鹰。

甚至“鲁迅”这一震动寰宇的笔名也可能与枭相关。1927年8月17日，因不满于顾颉刚“古史辨”研究捕风捉影，将大禹考辩为虫的学术思路，鲁迅与章廷谦笔谈时戏言：“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案迅即𦉳，𦉳实即隼之简笔，与禹与禺，也与它无异。”（《致章廷谦》，270817）迅=𦉳=隼，“隼”是凶猛的鹰类，鲁迅笔名有“敖隼”、“翁隼”、“旅隼”等，映现出鲁迅心底的鹰姿。

枭，是鹰，却又是其中的另类。

有趣的是，中国人视为不祥的猛禽，恰巧在西方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象征。

枭声，鲁迅偶以此暗示自己的思想观点。

其实，在所有另类异见中，以鲁迅自述生存意识的观点最具震撼力。

不过，鲁迅从未和盘托出自己。如其所言：“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鲁迅不惮于自我解剖，“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由此他不能不有“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的隐忧。鲁迅坦言：“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但是偶尔又萌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的想法（《写在〈坟〉后面》）。欲以“枭蛇鬼怪”为伍，不正暗示自己也是



泉声或曰花开花落两由之

异类。现在想来，鲁迅所说自身的鬼气不应纯粹专指他同传统社会文化的纽带关系才是。

那是孤独转形的思想，最终融化为鲁迅的个体生存伦理。

他多少次有意无意地道破心底的秘密，却也不敢昭示世人。那原是世间厌闻的泉声，一声声的泣血，凄艳的花朵开了又落，而生命不再。

鲁迅 自 录

伪命题： 假如鲁迅还活着 / 1

章 1 终于要“一走了之” / 1
鲁迅最后的一天有半 / 1
迫近黎明/死亡 / 14
所谓“遗嘱” / 17
死因争议 / 23

章 2 死的随便党 / 33
魏晋自觉 / 33
家族症结 / 39
逃生与救世 / 49
克尔凯廓尔矩阵 / 56

章 3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 / 75
死亡倾诉 / 75
沉到古代里去 / 92
女、佛、病与酒 / 98
速死 / 109



章 4 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 / 115

因为感激 / 115

Also a man / 123

我可以爱 / 132

为了我的敌人 / 144

“野草”思绪 / 154

章 5 这也是生活 / 163

蛰居笔耕 / 163

而今吾老矣 / 174

有病不求药 / 182

花开花落两由之 / 190

章 6 为了忘却的记念 / 199

旧事重提 / 199

为了忘却的记念 / 204

编辑与铭志 / 213

师友去矣 / 225

准结语： 鲁迅=NOTHING?! / 233

后记 / 241

主要参考书目 / 243



章 1 终于要 “一走了之”

但萌退志是可以不必的，我亦尚在看看人间世，不过总有一天，是终于要“一走了之”的，现在是这样的世界。

——鲁迅《致郑振铎》，1935年1月8日

鲁迅最后的一天有半

繁重的煮字求生生涯，政见冲突、文坛倾轧，蛰居沪上的鲁迅病体积劳积弱。1936年3月2日，因在狄思威路的藏书室翻了一下午的书，鲁迅吸入阴冷潮气，回家发病。此后日渐委顿，艰于起坐，虽偶有见好，实绝无康复之望。

就这样，时间到了10月17日——那“神尝祭的日子”。（〔日〕奥田杏花《我们最后的谈话》）

那天一早刮起了强劲的北风，沪上气温骤降，天空阴霾。

恶劣天气的午后，鲁迅所以外出，不能不提及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1936年初，为躲避日本政府的迫害，鹿地亘流寓沪上，当时住在距大陆新村400来米的燕山别墅，并通过内山完造结识鲁迅。为帮助解决鹿地亘的生计问题，鲁迅特意将

西语先生：

四来信收到。记得去年年底，生活是极苦的，校报一版送给我，同有之谈，亦且为之以正，蒙，幸甚！此中似有深意，并未见，说是在未印之前，而未有其不之校。本商人生活，亦有山等事，有时是因苦短，有时是时印刻有用，而其意殊不下一例（衡则在同一事亦可，出的刊刊如王水原，二事被抽去），以活照之，而不行近其情何如，或更特便耳。

在因一版上，宜以各能（前志）为书，而种颜色混合之象，原不在此混合的，因为由而供注，必至于无心。倘若果限分明，那就想怕这书印得回，不这板却不板共有一晚，不不用事，不空回（物），我有一版是加的花纹（前年曾有人以的一看她的颜色，乃是用你教现之物，亦有某些之香，健也，宜在你上，再用字色在空象礼格，数治而事，又见了 Minsky 之面色木板，乃一版亦可以控成而晚，不列空色之成，折否未再印的。大约可谓要之版画之印法，思物道之过也。

空桂柳旅，东里三叔州之转长，礼于径和送而回，令人外身短布，礼不于或他，却浑身不舒服，所以避之惟恐不速。但他是加的历史，是排个望之心，转其言可花之象，亦不之托之他人之同，所以情地统一之时，亦即制效之始。但他在地月走而照，勿形于言不同，七句是补其不至，故，亦三杯光非光旅，事成也非成刻意的。此其在厦门管奉旅长，就映了嘴，这果已言，而校长又因其为人，终于不安于位，殊可叹也。此在空者于明的学生，固然亦不信任，他与月事，学生自一至共效的，他们收，不终，言可不为，礼上于在北空径和送，要治他之，思理论论，这在三叔先生之上。如此互相感一而事，亦即存也，送是有其益的，因为可见同，决不含有以益之心，事，径之手使悟我人同世一而事，而忍不世为兼判，上姓了了前也。但勿动也去，了了心的，礼上而在看，人同世，不这便有一天，不传于事，一了了之的，礼在是过样的世界。

记得明友畅史，竟比在的于去，和那姓之相感，其令人信不疑也。年底做了一信同于明末的范事，在书外到，也言放肆之象，然而竟被删去了，且不之四，只剩了一个词，我要未书过说在之相公去，聊以云常而已。上版情形，

鲁迅 1935 年 1 月 8 日《致郑振铎》书信（局部）



杂感选集的日文翻译工作转给他，并让胡风来辅助他。鹿地亘如此回忆鲁迅到来的情形：

H 君来了，帮助我进行《鲁迅杂感选集》的翻译；后来有了疑问的地方，他说“我出去一下子”，就到鲁迅那里去了。不到一小时以后，我听到 H 君在窗下喊，立刻就往下面看看。我很惊异；鲁迅和他同来。我连忙跑下去，打开了后门。鲁迅希罕地戴了帽子，微笑着走上楼梯来。（〔日〕鹿地亘《鲁迅和我》）

言下之意，鲁迅的到来与他们翻译遇到疑问有关，为此胡风跑到鲁迅那里讨教，并最终引来了鲁迅。

胡风《鲁迅先生》对此有所补充：

（在法租界看房）第二天或第三天，十月十七日，我去为鹿地讲解并校对杂文的译文。午饭后去看了鲁迅。他在一个纸片上写了周豫斋三个字，告诉我定房子用这个名字，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并说，够阔气啦。

胡风陪鲁迅等到法租界看房，是因为当时日本侵华野心外显，战争一触即发，鲁迅住处属于越界驻地（所谓半租界之地），随时可能处于战火覆盖之下，故此鲁迅要带病另觅安居之处。胡风 17 日跑到鲁迅家，首要正为此事，随后上午帮鹿地亘翻



泉声或曰花开花落两由之

译进入了二人的话题：

我告诉他，刚才替鹿地校对，他为反驳郑振铎而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中，他把自己比作牛，听凭人家使用，但如果用得太过苦，他还是要“我睡我的，我逃我的”。这后一句鹿地译不好，我就按着日文文法诂了出来，居然使鹿地觉得很恰当。他听了说，“发过这样的牢骚么？”笑了起来。我觉得他并不是忘了，而是想到这“牢骚”对今天还是适合的，所以笑了。他有些高兴，就拿了帽子和我一一道到鹿地亘那里坐了一会。（胡风《鲁迅先生》）

可见胡风得意于上午帮助鹿地亘解决翻译问题，鲁迅随胡风到鹿地亘家似是乘兴前往。

做了鲁迅10年全职太太的许广平，清晰记得鲁迅离家的那一刻情景：

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楼下，见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时外面正有些风，但他已决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难劝止的。不过我姑且留难他，我说：“衣裳穿够了吗？”他探手摩摩，里面穿了绒线背心。说：“够了。”我又说：“车钱带了没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许广平《最后一天》）